

大漢報 The Chinese Times

Established in 1907, is the oldest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
IN CANADA
PUBLISHERS LIMITED

Fri., Dec. 13, 1963 (Vol. 25 No. 198 Page 1)

東國侮辱美故總統事件擴大 美東關係惡化

施漢諾已召回駐美大使，並強硬聲明
，不怕美國『浦拉里』飛彈轟炸……

(金邊府十三日美聯電) 東埔寨元首施漢諾於今日謂：「他將很高興地與美斷絕外交關係。」

施漢諾謂：「美駐此大使士司羅士已經向我們提出抗議，而此抗議無異是一種威脅外交斷絕之手法。」

他在德沽省演講謂：「那時讓我們希望美國及早與我們斷絕外交關係吧。自此之後，美國唯一之所為，便是以戰爭威脅降臨我們，若他們不害怕為世界之公敵，他們會將他們最著名『浦拉里』轟炸我們。」

在華盛頓，美國務院星期四日否認美大使曾向東埔寨提出抗議，而是要求東埔寨政府關於電台涉及美總統堅尼

等侵擾者之「上司」死亡。美國認為最後一句乃是指向堅尼地而言。

東埔寨政府報社古認，政府有命令人民慶祝堅尼。死亡消息。據云，堅尼地已死去數週，若柬國要慶祝，亦不會遲至今日。

施漢諾謂：因為美大使之抗議，令到他召回駐美大使及其他外交人員，僅

留下文化官員山送夫在美，以執行外交代辦之職務。

(金湯府十二日美聯社電) 因為美政府向東埔寨提出抗議之聲，施漢諾乃認之死亡，認為是值得高興之事，東

今日將駐華盛頓大使召回，美國的抗議是涉及於東埔寨電台廣播。

美國總統堅尼死，宣佈三日之哀悼，在「尼工會」之會議中

，一議案指出，凡國家與國家間之貿易，「用款之期，不能超過五年。直

至現在為止，加國與中國共產國家貿易，應向人民保證，共國必須履行信用付給之條件。若如

此，加國將會反對。

聯合國秘書長宇丹曾在紐約

美國聯合國協會中發表的演說，兩個星期的會議，以研究土壤和農業生

產的問題，主要是如何求糧食生產，以解決全世界的饑餓問題，如果今後全

世界的人口，不再繼續增加，那末，這

一批家門，可能會想出一個一勞永逸

的方法來的。可是，人口將迅速地增

加，十七年後，全世界將達四十億人，

三十七年後，將達六十億人，這樣的話

，又怎辦呢？因此，英國的歷史學家湯

比說：「今天人類的前途，在人口的激

增，和饑荒的情形，兩者的比賽之中

，都不能不斷改變，以適應環境。」

指出，蘇聯理「魯曉夫的倒台，已經甚為明顯。」

該國保正張引一、海外代理人代表返抵澳門之言論謂：周恩來之言論是在秘密會議中發表。

該報謂：周恩來指出克魯曉夫之基石已經搖動，故此克氏不會執政過久。

德國轉與蘇聯合作

中共已擁有原子弹彈
▲ 法國戴克魯曉夫如此夢囈

(巴黎十三日路透社電) 費嘉露

章今日謂：克魯曉夫相信西德終成爲「原子弹彈。」

於一九二二年時，德國與蘇聯第二戰爭賠償，兩國在經濟上合作，以求兩

國之經濟發展。

該報又謂，此等談話是由蘇總理

：「雷波夫第二」。並稱，中共現在已經

次簽定「雷波夫條約」，訂明雙方兩消

滅，及社會主義者之於十月時共同在

莫斯科時之談話。此項消息於十一月十

八日慕尼黑在記者會時披露之秘密。

根據報章之報導：蘇總理對慕尼黑謂：

「蘇聯終於會實行『雷波夫』之新行動，係因爲與西方發生矛盾，而轉向與

蘇聯合作，由蘇聯已經准許西德貨物運

送。

在巴黎十三日路透社電) 費嘉露

章今日謂：克魯曉夫相信西德終成爲

「原子弹彈。」

年前蘇聯來此，但其夫被殺，美

國對她及兩女兒之安全，加予保密

保護。

此位金髮婦人，對於在達里斯

城郊之平靜生活一日打破，感覺甚

為悲傷。她在難經三個星期之後，

她仍很少表現有良好的情緒。她極

少說話，答覆記者問題時，並未有

替她丈夫辯護之意。在她覺得，她

是在分担丈夫的罪過。

她的女孩子便是她的生命，她

很愛惜她們，她是可以自由行動的

，但每次外出，都有兩名秘警保護

她。她曾經多次拂花至丈夫之墓，

一次赴公司購買必須之鞋，除此之

外，她願意關在屋內。她深在極力

掃除她與蘇聯之關係，學習英文。

她獲得一千封同情信，及達

到一萬二千元之捐款。

活復去死人病一 由信不信▲

金為威利斯頓中央醫院呼召，將五十歲之華玲小姐屍體搬出，謂醫

院醫生已經宣佈她已死亡。

他將屍體放入於臨時棺材內，轉送至公共殯儀館內。

後來他與助手打開棺蓋，度量

華玲小姐之長度，準備購一永久棺

木之時，華玲小姐竟發出聲音，他們覺得訝異，遂停止工作，原來她

竟生還。

華玲小姐之妹覃臣夫人謂，一

醫生對她謂，她三姊妹已去世，她

也曾親自見到她死亡，並用手撫觸

過其姊之冰冷面孔。現在其姊復生

之消息，使她甚為震驚。

醫院方面謂，當華玲小姐送入

治療時，三名醫生曾經努力救

治她，但藥石無靈，三醫生同意她

已逝世。

（倫敦十二月美聯社電）北倫敦教醫院現正

調查一位病人病死，已

被放入棺木裡，突然牛

還之事，此位死去復活

之病人，女性，名華玲

，現仍生存，但已入昏

迷狀態。

承辦殯儀者曉活氏

為威利斯頓中央醫院呼

召，將五十歲之華玲小

姐屍體搬出，謂謂，醫

院醫生已經宣佈她已死亡。

他將屍體放入於臨時棺材內，

轉送至公共殯儀館內。

後來他與助手打開棺蓋，度量

華玲小姐之長度，準備購一永久棺

木之時，華玲小姐竟發出聲音，他們覺得訝異，遂停止工作，原來她

竟生還。

華玲小姐之妹覃臣夫人謂，一

醫生對她謂，她三姊妹已去世，她

也曾親自見到她死亡，並用手撫觸

過其姊之冰冷面孔。現在其姊復生

之消息，使她甚為震驚。

醫院方面謂，當華玲小姐送入

治療時，三名醫生曾經努力救

治她，但藥石無靈，三醫生同意她

已逝世。

（倫敦十二月美聯社電）北倫敦教醫院現正

調查一位病人病死，已

被放入棺木裡，突然牛

還之事，此位死去復活

之病人，女性，名華玲

，現仍生存，但已入昏

迷狀態。

承辦殯儀者曉活氏

為威利斯頓中央醫院呼

召，將五十歲之華玲小

姐屍體搬出，謂謂，醫

院醫生已經宣佈她已死亡。

他將屍體放入於臨時棺材內，

轉送至公共殯儀館內。

後來他與助手打開棺蓋，度量

華玲小姐之長度，準備購一永久棺

木之時，華玲小姐竟發出聲音，他們覺得訝異，遂停止工作，原來她

竟生還。

華玲小姐之妹覃臣夫人謂，一

醫生對她謂，她三姊妹已去世，她

也曾親自見到她死亡，並用手撫觸

過其姊之冰冷面孔。現在其姊復生

之消息，使她甚為震驚。

醫院方面謂，當華玲小姐送入

治療時，三名醫生曾經努力救

治她，但藥石無靈，三醫生同意她

已逝世。

（倫敦十二月美聯社電）北倫敦教醫院現正

調查一位病人病死，已

被放入棺木裡，突然牛

還之事，此位死去復活

之病人，女性，名華玲

，現仍生存，但已入昏

迷狀態。

承辦殯儀者曉活氏

為威利斯頓中央醫院呼

召，將五十歲之華玲小

姐屍體搬出，謂謂，醫

院醫生已經宣佈她已死亡。

他將屍體放入於臨時棺材內，

轉送至公共殯儀館內。

後來他與助手打開棺蓋，度量

華玲小姐之長度，準備購一永久棺

木之時，華玲小姐竟發出聲音，他們覺得訝異，遂停止工作，原來她

竟生還。

華玲小姐之妹覃臣夫人謂，一

醫生對她謂，她三姊妹已去世，她

也曾親自見到她死亡，並用手撫觸

過其姊之冰冷面孔。現在其姊復生

之消息，使她甚為震驚。

醫院方面謂，當華玲小姐送入

治療時，三名醫生曾經努力救

治她，但藥石無靈，三醫生同意她

已逝世。

（倫敦十二月美聯社電）北倫敦教醫院現正

調查一位病人病死，已

被放入棺木裡，突然牛

還之事，此位死去復活

之病人，女性，名華玲

，現仍生存，但已入昏

迷狀態。

承辦殯儀者曉活氏

為威利斯頓中央醫院呼

召，將五十歲之華玲小

姐屍體搬出，謂謂，醫

院醫生已經宣佈她已死亡。

他將屍體放入於臨時棺材內，

轉送至公共殯儀館內。

後來他與助手打開棺蓋，度量

華玲小姐之長度，準備購一永久棺

木之時，華玲小姐竟發出聲音，他們覺得訝異，遂停止工作，原來她

竟生還。

華玲小姐之妹覃臣夫人謂，一

醫生對她謂，她三姊妹已去世，她

也曾親自見到她死亡，並用手撫觸

過其姊之冰冷面孔。現在其姊復生

之消息，使她甚為震驚。

醫院方面謂，當華玲小姐送入

治療時，三名醫生曾經努力救

治她，但藥石無靈，三醫生同意她

已逝世。

（倫敦十二月美聯社電）北倫敦教醫院現正

調查一位病人病死，已

被放入棺木裡，突然牛

還之事，此位死去復活

之病人，女性，名華玲

，現仍生存，但已入昏

迷狀態。

承辦殯儀者曉活氏

為威利斯頓中央醫院呼

召，將五十歲之華玲小

姐屍體搬出，謂謂，醫

院醫生已經宣佈她已死亡。

他將屍體放入於臨時棺材內，

轉送至公共殯儀館內。

後來他與助手打開棺蓋，度量

華玲小姐之長度，準備購一永久棺

木之時，華玲小姐竟發出聲音，他們覺得訝異，遂停止工作，原來她

竟生還。

華玲小姐之妹覃臣夫人謂，一

醫生對她謂，她三姊妹已去世，她

也曾親自見到她死亡，並用手撫觸

過其姊之冰冷面孔。現在其姊復生

之消息，使她甚為震驚。

醫院方面謂，當華玲小姐送入

治療時，三名醫生曾經努力救

治她，但藥石無靈，三醫生同意她

已逝世。

（倫敦十二月美聯社電）北倫敦教醫院現正

調查一位病人病死，已

被放入棺木裡，突然牛

還之事，此位死去復活

之病人，女性，名華玲

，現仍生存，但已入昏

迷狀態。

承辦殯儀者曉活氏

為威利斯頓中央醫院呼

召，將五十歲之華玲小

姐屍體搬出，謂謂，醫

院醫生已經宣佈她已死亡。

他將屍體放入於臨時棺材內，

轟動港台殺人案新聞

裁法二案審次訊



(第七日航訊)轟動港的裁法涉殺吳家元

第二次開審訊，由推事張澤涵主審，至十二時許，庭上宣佈辯論終結，定於本月十四日上午宣判。

此次公訊仍屬於調查兼辯論庭，因李裁法殺人部

份已調查明瞭，庭上除對證人法醫楊日松查問李裁法

手傷檢驗結果，空係刺人傷抑係搶刀受傷外，大部份側

重於查證洪嘉仁等十一同案被告幫助李裁法偷渡香港的犯

罪情形。

由於時間的沖淡，本案情已完全明朗，此次庭訊已不

若首次公訊的轟動，旁聽審訊者僅有百餘人，不像首次庭

訊的擁擠不堪。

李裁法除於首次庭訊中所呈辯訴坦承殺死吳家元外

，此次公訊並沒有翻供，仍承認殺人不諱。其餘同案十一

被告洪嘉仁、張賢三、徐振聲、鄭三升、陳晚的，張多助

，李長江、張添丁、張呂美玉、邱呂天梅、蔣金福等對幫

助李裁法偷渡所作供述，大致與首次公訊相同。

在庭訊中，主審法官張澤涵會電庭官讀司法行政部調查

局所送來為李裁法作證的一件公文，證明李裁法確實於

民國廿年間，在香港與英軍合作對日抗戰，受過我政府所

上的宣譯此一證明文件，頗為各方所注意。

庭上首先對李裁法上庭所作供詞舉作審問後，並對李

說：你殺人用的刀，是以六十元買來的，并經售貨店員作

證在案，你對這點沒有疑問嗎？李答：

是的，但是當時我和吳家元搶刀，使我

的手受了傷。

庭上即傳證人鄧華勝證，查詢

治李裁法手傷的經過。鄧為李的好友，

他於上證時說九月十三日晚十時左右

，李手上負傷找他要他陪去看醫生，他

即送他到福山外科醫院醫治。他當時不

知李殺了人。

另一證人林技確，是福山外科醫院

的練習生。他作證說：九月十三日晚上

十一點鐘左右，鄧勝帶李裁法來醫治

，他「李包傷時，並不知道李殺了人，

李登記的名字是「張聖榮」。

至是，庭上因李殺人部份均已明瞭

清楚，即將證言重點轉移到幫助偷渡方

面。庭上將李裁法一段筆錄（九月十四

日）是殺人犯及票據×通緝犯，所以不

對你說：○是票據×通緝犯，所以不

對你說：○是票據×通緝犯，所以不

對你說：○是票據×通緝犯，所以不

激於義憤並非預謀

律師為李辯護

（北特訊）李裁法之辯護律師

董曉雲

中認為被告李裁法之殺害吳家元，係激

於一時氣憤難忍，而非預謀，以四點事

實證明之：

（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十）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十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十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十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十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十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十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十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十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十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二十）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二十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二十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二十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二十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二十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二十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二十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二十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二十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三十）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三十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三十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三十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三十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三十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三十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三十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三十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三十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十）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十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十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十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十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十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十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十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十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四十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十）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十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十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十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十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十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十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十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十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五十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十）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十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十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十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十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十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十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十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十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六十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十）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十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十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十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十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十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十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十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十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七十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十）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十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十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十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十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十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十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十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十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八十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十）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十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十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十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十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十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十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十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十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九十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十）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十一）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十二）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十三）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十四）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十五）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十六）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十七）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十八）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一百十九）在青龍咖啡廳喝的，為騙其財

淳宋大流風宋小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淮陰（故城在現在江蘇省淮陰縣東）有些殺豬為業的青年，頗為無賴，常以欺侮弱者為樂。他們很看不起韓信，認為韓信是個腰包，時常向他尋釁。

有一天，韓信佩着一把劍在街上行走，被他們看見了，忽哨一聲，便上前把韓信圍困住，指着韓信的鼻尖說：

「你憑什麼資格佩帶起寶劍來？」

宋郊爲相，上元賂易，聞乃弟宋祁擁杖醉歌，令人詣讓，問學士記得貧吟，雍飯否？祁笑曰：

「極寄語伯公，當年吃雍飯是爲甚底？」

陶軒

禮曰：「王昌如絲，其出如綸。」故爲帝子司筆札，作誥詞者。

至退朝詩：

「欲知世掌綱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夫綸綸而至苑，百在清要者，更不勝相屈，其間如宋郊之德重，宋祁之瀟灑，兄掌，行誦軼事，皆雋永可美也。

第二人，雖秉性不同，

趣舍異致，然卒致身玉

台光，有「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落猶存半面妝。」

夏公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氏爲湖北安陸州人（今之鍾祥縣即昔日州治），母朱夫人，系出名門。初生鄉時，夢與祁同榜進士，主試者初置祁在第一，皇祐間拜相，卒諡元惠，人呼「小宋」。二宋皆著述等身，而子京更以佐歐公修唐書聞名於後世。

大宋凝重，小宋脫畧，自幼已然。

夏竦守安州日，兄弟尚布衣，而夏已青眼相待。一日，命賦落花詩，公序一聯云：

「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空到地

香。」

子京則曰：「將飛更作迴風舞，已

（上）

馬子英才嗜丹青，願綠倪黃學爲快，

晨夕揣摩不厭煩，藝事鑽研矢一志，

中內美意期貫通，一埠一染具妙思，

惟予塞陋愧其文，雅韻勝沉吟等類。

術之拙者自通神，詎謂畫技是小器，

佳觀頌逾太明！老朽何幸膺榮賜，

淡逸特標此幽棲，清雋純繪高人致，

惟予塞陋愧其文，雅韻勝沉吟等類。

註：第一句蘇東坡嘗謂「詩不能盡，

溢而爲書，簡而爲畫」。第三十二句

古往今來數畫人，精構誠然足肅拜，

元明四大告卓超，楊州著譽乃八怪，

萬壑松風推巨然，秋材草亭羨徐貢，

南去別宗各擅長，那容俗客高低派！

古往今來數畫人，精構誠然足肅拜，

元，大畫家馬遠號欽山。」

宋郊爲相，上元賂易，聞乃弟宋祁擁杖醉歌，令人詣讓，問學士記得貧吟，雍飯否？祁笑曰：

「極寄語伯公，當年吃雍飯是爲甚底？」

陶軒

禮曰：「王昌如絲，其出如綸。」故爲帝子司筆札，作誥詞者。

至退朝詩：

「欲知世掌綱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夫綸綸而至

苑，百在清要者，更不

勝相屈，其間如宋郊之

德重，宋祁之瀟灑，兄

掌，行誦軼事，皆雋永

可美也。

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當作宰

相。小宋非所及，然亦第登船近。」後

者皆如其言，故宋庠登第日，夏竦自河

陽馳賀，有「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

落猶存半面妝。」

夏公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

氏爲湖北安陸州人（今之鍾祥縣即昔日州治），母朱夫人，系出名門。初生鄉時，夢

與祁同榜進士，主試者初置祁在第一，皇祐間拜相，卒諡元惠，人呼「小宋」。二宋皆著述

等身，而子京更以佐歐公修唐書聞名於後世。

大宋凝重，小宋脫畧，自幼已然。

夏竦守安州日，兄弟尚布衣，而夏已青

眼相待。一日，命賦落花詩，公序一聯云：

「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空到地

香。」

子京則曰：「將飛更作迴風舞，已

（上）

馬子英才嗜丹青，願綠倪黃學爲快，

晨夕揣摩不厭煩，藝事鑽研矢一志，

中內美意期貫通，一埠一染具妙思，

惟予塞陋愧其文，雅韻勝沉吟等類。

術之拙者自通神，詎謂畫技是小器，

佳觀頌逾太明！老朽何幸膺榮賜，

淡逸特標此幽棲，清雋純繪高人致，

惟予塞陋愧其文，雅韻勝沉吟等類。

註：第一句蘇東坡嘗謂「詩不能盡，

溢而爲書，簡而爲畫」。第三十二句

古往今來數畫人，精構誠然足肅拜，

元，大畫家馬遠號欽山。」

宋郊爲相，上元賂易，聞乃弟宋祁擁杖醉歌，令人詣讓，問學士記得貧吟，雍飯否？祁笑曰：

「極寄語伯公，當年吃雍飯是爲甚底？」

陶軒

禮曰：「王昌如絲，其出如綸。」故爲帝子司筆札，作誥詞者。

至退朝詩：

「欲知世掌綱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夫綸綸而至

苑，百在清要者，更不

勝相屈，其間如宋郊之

德重，宋祁之瀟灑，兄

掌，行誦軼事，皆雋永

可美也。

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當作宰

相。小宋非所及，然亦第登船近。」後

者皆如其言，故宋庠登第日，夏竦自河

陽馳賀，有「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

落猶存半面妝。」

夏公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

氏爲湖北安陸州人（今之鍾祥縣即昔日州治），母朱夫人，系出名門。初生鄉時，夢

與祁同榜進士，主試者初置祁在第一，皇祐間拜相，卒諡元惠，人呼「小宋」。二宋皆著述

等身，而子京更以佐歐公修唐書聞名於後世。

大宋凝重，小宋脫畧，自幼已然。

夏竦守安州日，兄弟尚布衣，而夏已青

眼相待。一日，命賦落花詩，公序一聯云：

「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空到地

香。」

子京則曰：「將飛更作迴風舞，已

（上）

馬子英才嗜丹青，願綠倪黃學爲快，

晨夕揣摩不厭煩，藝事鑽研矢一志，

中內美意期貫通，一埠一染具妙思，

惟予塞陋愧其文，雅韻勝沉吟等類。

術之拙者自通神，詎謂畫技是小器，

佳觀頌逾太明！老朽何幸膺榮賜，

淡逸特標此幽棲，清雋純繪高人致，

惟予塞陋愧其文，雅韻勝沉吟等類。

註：第一句蘇東坡嘗謂「詩不能盡，

溢而爲書，簡而爲畫」。第三十二句

古往今來數畫人，精構誠然足肅拜，

元，大畫家馬遠號欽山。」

宋郊爲相，上元賂易，聞乃弟宋祁擁杖醉歌，令人詣讓，問學士記得貧吟，雍飯否？祁笑曰：

「極寄語伯公，當年吃雍飯是爲甚底？」

陶軒

禮曰：「王昌如絲，其出如綸。」故爲帝子司筆札，作誥詞者。

至退朝詩：

「欲知世掌綱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夫綸綸而至

苑，百在清要者，更不

勝相屈，其間如宋郊之

德重，宋祁之瀟灑，兄

掌，行誦軼事，皆雋永

可美也。

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當作宰

相。小宋非所及，然亦第登船近。」後

者皆如其言，故宋庠登第日，夏竦自河

陽馳賀，有「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

落猶存半面妝。」

夏公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

氏爲湖北安陸州人（今之鍾祥縣即昔日州治），母朱夫人，系出名門。初生鄉時，夢

與祁同榜進士，主試者初置祁在第一，皇祐間拜相，卒諡元惠，人呼「小宋」。二宋皆著述

等身，而子京更以佐歐公修唐書聞名於後世。

大宋凝重，小宋脫畧，自幼已然。

夏竦守安州日，兄弟尚布衣，而夏已青

眼相待。一日，命賦落花詩，公序一聯云：

「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空到地

香。」

</div

NOTARY PUBLIC 溫公
Ordon W. Cumyow
501 Main St.



遺囑

及辦理各種文件

廣清中堂藥局
Kwong Chai Tong Co.
122 Pender St., E.
Vancouver 4, B.C.
電話 MU 1-8613

伯駕影相館
YORKMAN STUDIO
617 Main St. MU 1-4578
Vancouver 4, B.C. 住家 874-9710

電 話
夜： MU 1-5818
地 址： 緬街
59 Pender St., E., Vancouver, 4, B.C.

廣珍鐘錶鋪

MISS ALLENA CHONG
Insurance Agent
426 Main St.,
門牌四二六號 錄街
電話 MU 4-3526

廣東麵廠
NIFTY NOODLES LTD.
1355 Parker Street
Vancouver, 6, B.C. AL 5-3221

粗細炸麵
全蛋干麵
淨絲炒麵
銀絲炒麵
香港合用

電話 MU 1-6513

◎本店專營
中西著名生
熟藥材各項
化裝品俱備
丸散遠近光顧
當歡迎

請先電約
中醫林仕宜
打外科

執政府
擅長配色。
噴油士德高。
裁紙。

代理人壽保
險汽車意外
火燭燕梳等
事務所
服務週到
僑胞如有委
託竭誠辦理

426 Main St., At 7th Ave., Vancouver, B.C.
誠懇邀請各位華友
到本公司服務式十餘年。
本公司服務式十餘年。
本公司服務式十餘年。

爭取改善華僑待遇。每期注重華僑
友消息。新華僑研究文易易讀。
並茂。所費無幾。值得訂閱。

華埠雜誌

請訂閱

中醫林仕宜
打外科

請先電約



說小俠武局長

射鵰英雄傳

【武攻式】

金庸著

愈益顯出奇妙手段，這道理與武功手一樣，能在平淡之境，那才看得上是

剛才我在遠處已經看到你了，不過，你的眼光却希望着遠處的天際，像是深入定的老僧一般。」梁婉玲那對烏溜溜的眸子轉了一轉，跟着說：「你也歡喜這絕妙的風景畫，你說，嗎？」

「是的，在這個人烟稠密的香港來說，這公園也算清靜得頂好了，尤其在這七日的黃昏，你看，這天邊雲霞和這園裡的幾株椰樹，簡直就像一幅

「是的，你這盛夏的情愛的根無情！」

季節，在家裏悶得怪，他纔在這裏散步來這裏嗎？」

「是的，你這盛夏的



舍裏來走走——」何子正嘆了一頓，他覺得自己太過疲倦了，老是站在那裡對話，自己腿也有點倦，於是便邀他的口吻對他說：「我真是不禮貌，令你罰企。這兒，假如你沒有約會的話，讓我兜個圈子好嗎？」

「假如是約會，話，我一早便走了！」她似乎在嘲笑他的魯直。

在綠草如茵的草地，多了一對年輕人，腳步的足印，但是道踏在草坪上的足跡是無痕的，當步履溜過之後，那些綠草依然是悠然翹起。

然而，這一天他們偶然在公園裏的邂逅原是一種悲劇的開始，原來在梁婉玲來說，她是有計劃大虧後這個英俊的男子，因為她要彌補心靈上的空虛，寂寞——這是他在夜校上課第一天的晚上看到的何子正，正像她以前在初戀中的伴侶，而相貌相似的人，這因為無論任何方面，她覺得他都是和她以所嚮的伴侶是一模一樣。

但何子正來說，他認為這個女同學如此地對自己，一定是青春少女求偶的本性。

他們在草地兜了幾圈之後，梁婉玲心裏雖然要麼那個男性的，但到底都有少女的矜持的，於是她對何子正說：「我要返家了，明天我們在課室再見吧。」

她說的話的時候，故意把聲線壓得低低的，使子正聽了，覺得他的聲音宛如一個熟透的萍果那木的令人沉醉。

離開了公園之後，何子正正想送她回家，可是她婉拒了，祇說：「不用！」

（二）

「今天是週末，我相信你一定是從電影出來吧？現在剛一點半？」她又望了望腕錶，笑着說：「假如你猜中的話，你一定是在五點半那一場了，是麼？」

「一些也不對，其實，我剛才從宿連忙回答，這時，他却沒有回答那末的不安心。

「敢，豈敢，那不過事實地的景色吧，這任任何人也看到的啊！何，正

「啊，我倒沒有這樣的感覺！」

「婉玲又哭鬧亂了，七概你是個善於寫詩的高手吧？假山不是的話，你又怎形容得出這般公園是如此美麗？」

「豈敢，豈敢，那不過事實地的景色吧，這任任何人也看到的啊！何，正

「是的，在這個人烟稠密的香港來說，這公園也算清靜得頂好了，尤其在這七日的黃昏，你看，這天邊雲霞和這園裡的幾株椰樹，簡直就像一幅

「是的，你這盛夏的情愛的根無情！」

季節，在家裏悶得怪，他纔在這裏散步來這裏嗎？」

「是的，你這盛夏的

「是的，你這盛夏的情愛的根無情！」

「假如是約會，話，我一早便走了！」她似乎在嘲笑他的魯直。

在綠草如茵的草地，多了一對年輕人，腳步的足印，但是道踏在草坪上的足跡是無痕的，當步履溜過之後，那些綠草依然是悠然翹起。

然而，這一天他們偶然在公園裏的邂逅原是一種悲劇的開始，原來在梁婉玲來說，她是有計劃大虧後這個英俊的男子，因為她要彌補心靈上的空虛，寂寞——這是他在夜校上課第一天的晚上看到的何子正，正像她以前在初戀中的伴侶，而相貌相似的人，這因為無論任何方面，她覺得他都是和她以所嚮的伴侶是一模一樣。

但何子正來說，他認為這個女同學如此地對自己，一定是青春少女求偶的本性。

他們在草地兜了幾圈之後，梁婉玲心裏雖然要麼那個男性的，但到底都有少女的矜持的，於是她對何子正說：「我要返家了，明天我們在課室再見吧。」

她說的話的時候，故意把聲線壓得低低的，使子正聽了，覺得他的聲音宛如一個熟透的萍果那木的令人沉醉。

離開了公園之後，何子正正想送她回家，可是她婉拒了，祇說：「不用！」

（二）

他倆在草地兜了幾圈之後，梁婉玲心裏雖然要麼那個男性的，但到底都有少女的矜持的，於是她對何子正說：「我要返家了，明天我們在課室再見吧。」

她說的話的時候，故意把聲線壓得低低的，使子正聽了，覺得他的聲音宛如一個熟透的萍果那木的令人沉醉。

離開了公園之後，何子正正想送她回家，可是她婉拒了，祇說：「不用！」

（二）

她說的話的時候，故意把聲線壓得低低的，使子正聽了，覺得他的聲音宛如一個熟透的萍果那木的令人沉醉。

